

白敦仁著作全集

水明樓文集

上冊

咸遠臺西路也燕壯一
閩邊風黃捲葉海氣
綠沉山遠薊愛子切孫
楊言不還千秋蒙詬恥
一怒啓紅顏

山海關懷古

敦仁



浙江古籍出版社



白 敦 仁 著 作 全 集

水明樓文集

上册

浙江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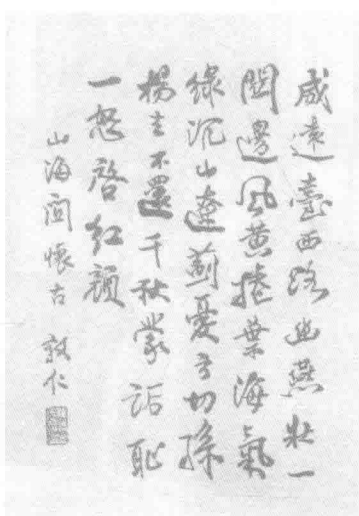
白敦仁先生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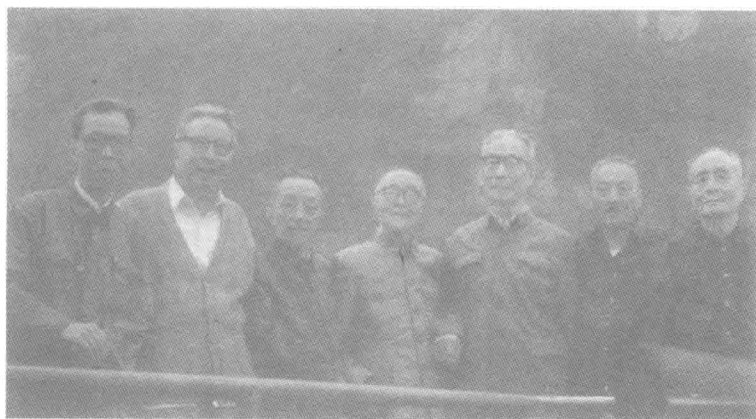
一九五六年在華沙



在水明樓



手書詩稿墨迹



1988年出席全國古籍整理研究會，在樂山與王仲鏞、劉君惠、張秀熟、湯炳正、王文才、成善楷諸先生合影。

向者極欲 欽此 奉 聖訓

向者無欺

賢者之愛同人也

支三弟妹康平公啟

願東家讀者無忘才情也

鄭名已懷故學並能得詩書而

第十期集社付入集卷可

以忠孝節義為家範

讀書不少聯詩寄弟馬駒

叶平 只消成 暗打 由 铁 无

海商名家收書贈送序

一、辭向娘投花半句請為

君親之孝 弟友之義 忠君之志 門閭之慶

正攝物類之曰此乃補血之

1005/1006

正二月十日

燕雀以爲安不悟事什督誘殺李振

才忘我自知明明滅滅石成詩分明眼底雅尋處渺
芳江頭妙趁時花無禁屋要杜商苦存殘輝志即更雙雙

六、清底借力，蓋草上木泥。臣等謹將此項工程估價開列於左：

人正笑啼難考致龍噪頻聞

德在信春舊信信彩龍好信情燒吻志滿新如海明
 德在信春舊信信彩龍好信情燒吻志滿新如海明

李治所著夏白龍賜聖教經乃京太學博士程夢龍書

《白敦仁著作全集》出版說明

白敦仁（一九一七至二〇〇四），字梅庵，四川成都人。齋名水明樓。早年就讀於四川大學，後轉入華西協合大學中文系畢業。歷任華西協合大學助教，成華大學講師，波蘭華沙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特聘講師，成都七中、成都師範學校特級教師，成都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受聘為四川省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理事，四川李白研究學會、杜甫研究學會顧問。

白敦仁先生於中國古代文學，特別是宋代文學造詣極深，著述甚豐，成就斐然，在學術界頗負盛名。其專著有《陳與義年譜》、《陳與義集校箋》、《巢經巢詩鈔箋注》、《彊村語業箋注》等，以傳統的箋註方式研究古代文本，材料豐富，箋註詳明，堪稱典範之作。錢鍾書先生嘗謂其《陳與義年譜》「採掘之博，考索之精，絕無僅有」，乃「近世之奇作，當與天下學人共寶玩之」。其以現代研究方法所寫成的大量學術論文，及問學之暇騁志遊藝的古典詩詞創作，也為世所重，後結集為《水明樓詩詞論集》和《水明樓詩詞集》出版。白敦仁先生不僅學殖深厚，為人亦慷慨好義，師友情誼至篤。他生前曾多方蒐求業師龐石帚的論著，斥巨資彙為《養晴室遺集》，義聲動士林。

我社今以《白敦仁著作全集》之名，出版白先生全部著作，包括白先生上述四部專著及一部文藝創作和學術論文集。在整理過程中我們對上述著作略加調整：《陳與義年譜》和《陳與義集校箋》均為研究宋

代著名詩人陳與義的作品，一考證生平，一箋疏文本，兩書可互相參證，今合爲一書，以便讀者；《水明樓詩詞論集》和《水明樓詩詞集》合編爲《水明樓文集》。《全集》共得四種十冊，具體書目如下：

《水明樓文集》（上下）

《陳與義集校箋》（附年譜）（上中下）

《巢經巢詩鈔箋注》（四冊）

《彊村語業箋注》

《全集》的出版工作獲得了王大厚先生和白先生家屬的大力支持，王大厚先生更是爲本書的出版煞費苦心，親自承擔了部分圖書的修訂審校工作，出力良多，在此深致謝忱。

浙江古籍出版社

二〇一四年五月

序

張志烈

白敦仁先生（一九一七—二〇〇四），字梅庵，四川成都人。早年就讀於四川大學，轉入華西協合大學中文系畢業。歷任華西協合大學助教、成華大學講師，成都七中、成都師範學校特級教師，成都大學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成都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受聘為四川省社會科學聯合會理事、四川李白研究學會顧問、四川杜甫研究學會顧問。

敦仁先生學術成果豐茂，詩詞創作高妙，為當代蜀學名家。與錢鍾書先生有數十年交往。錢鍾書先生嘗稱其《陳與義年譜》『採掘之博，考索之精，絕無僅有』，乃『近世之奇作，當與天下學人共寶玩之』。又言『新詩入手，為之眼明，向者極欽賢者之學問，今遂益佩才人之文采。秋實春華，指當首屈。……詩才如足下，簡齋一集，托付有人，渠儂可以安穩於九原矣』。（引文均見錢鍾書先生與白敦仁先生手札，原件藏白敦仁先生子女處。）精金美玉，世有定評。筆者這裏僅就數十年請益中所聞接者，述略如下。

一、教學名師 節義弟子

一九五九年秋，我入四川師院（今四川師大）中文系讀書。中國古代文學史由雷履平先生講授。聽高年級同學說：『雷先生講課能真正傳出古詩文的味道。』聽課後，才曉得先前聽同學傳言，有如讀白居易

《荔枝圖序》，實際聽雷先生講課，才算真吃荔枝了。這個『味道』，以我們當時大二、大三學生的水平，似乎轉述不清楚。我在崇敬的議論中，稱之爲『莎士比亞化』。就在這時，又聽上年級同學說，有一位白敦仁先生，與雷先生爲摯友，建國前同執教於成都各大、中學，極善講授，辨析入微，音辭清朗，二人以『雷白』並稱，名播遐邇。從這時起，我心中就開始了對白先生的崇拜。

一九六二年夏，系主任屈守元教授邀請時在成都七中任教的白敦仁先生來爲全系學生作報告，這是我認識白先生之始。講的內容是如何做一個合格的中學語文教師。白先生所言，與抽象議論道理者大異其趣。他從自己家庭談起，說十三歲喪父，自己居長，十四五歲心事重重，不知將來干啥。後來讀書，想當學者。大學畢業，教書如玩『票友』，大量時間拼命讀書，但仍感恩思想恐慌。眼見自己崇敬的三個老師都死了（按：此所指爲龔向農、祝紀懷、向宗魯三先生），『滿腹詩書』仍然與草木同腐，『人活着究竟爲什麼』？無法回答，感到生命本身就是悲劇……然後講到建國後，在新的生活和思想理論的感召教育下，在傳統文化愛國愛民思想深厚陶冶基礎上，自己如何同時代一起前進。熱愛教師工作，感到『多少純潔的心在你面前推心置腹，這是一個教師的光榮』！體會到自己的工作與國家建設的關係。然後說到一九五六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民族發展的偉大事業中找到安身立命之處。接着談到被國家派到波蘭華沙大學教書的情況，說爲了提高自己，四年中把該校圖書館所有的中文書（文、史、哲，古代、現代）全部讀完。又談到在華沙時與周總理三天之中四次見面，總理用力握着他的手深情地說：『啊！教師！』最後講回國後如何不斷進修以提高自己。兩個多小時的講話，完全從實際體驗出發，合情合理，真切生動。當時我全神

貫注地聆聽，所做筆記，至今完好保存。

一九六二年我報考四川大學中文系六朝唐宋文學專業研究生，入學師從龐石帚先生後，才知道白敦仁先生是龐先生最喜愛的學生之一。師生之間，道義相交，情深誼厚，使我感動的事真是太多了。一九六四年（甲辰）十二月十四日，龐先生去世，系裏教我通知成都地區學者，我第一個通知的就是白先生。電話打到七中，我親耳聽到他立即失聲痛哭，隨後白先生即奔赴龐宅。龐先生逝世後，白先生有念念不忘的兩件事縈繞於心幾十年：一是龐先生藏書的歸宿，二是龐老著作的整理出版。

龐先生家屬在艱難環境下保護了這批藏書。一九七六年冬，時代環境有利於安排這件事了。白敦仁先生時在成都師範學校教書，他與屈守元、鍾樹梁、雷履平、徐艾諸先生聚議商定，請成都師範學校買這批書，由屈守元先生向龐先生子女做工作勸說同意賣這批書，中間連接的事就由我來做。我日夜不停地在龐府（斌陞街二十四號）忙了七天，將壹萬零四百冊藏書翻檢一通，逐一登記，凡有龐先生批點者皆予注明。一九七七年春，書由成都師範運走。屈先生、白先生都對我說：『張志烈，你把這件事做好，也算是對龐老師有個交代了。』這批書後來轉入成都大學圖書館。

整理出版龐石帚先生遺著，也是白敦仁先生當仁不讓以身自任的要事。龐先生的《國故論衡疏證》中、下卷，以前川大、華大有排印本。晚年著作有《養晴室筆記》。從一九七五年起，白敦仁先生就開始全面搜求龐老著述。經過多年的辛苦工作，終於在一九九四年編成《養晴室遺集》十五卷，并且自出積蓄一萬元在一九九五年印行了詩文詞六卷。在白先生所寫《後記》中對此過程有詳細敘述，其最後一段云：

『恭維先生之道德、學問、文章，儼若峨眉之秀出西極，管窺所到，不及一隅。惟是摩挲遺墨，則神理綿綿，其意氣相傾山可移之概，尚依稀捧手問業時。深惟篤鈍，不足以發潛德之幽光，其有負於吾師者，非淺鮮矣！至於鈔寫訛誤，編次失倫，尤知其難免。方聞君子，幸憫而謾正之。一九九四年三月，弟子白敦仁記於成都大學。』此種情誼，真使人長為感動。

《養晴室筆記》三卷，其卷一中之第十條為《明代士人演戲》。文章首段云：『扮演戲劇，藝人之專職也。五代伶官最盛，李存勗乃以天子而與群優共戲於庭，此為最奇。然則非優伶而扮演者必已不少。及至元代，雜劇盛行……蓋子弟扮演，已成一代風俗。自作劇本，自行扮演，其勢亦順。明代傳奇競作，士大夫自許通脫，不復以形迹為嫌。或則粉墨登場，或則持板按拍。如祝希哲（允明）善度新聲，少年習歌之，間傳粉墨登場，梨園子弟相顧弗如也（《列朝詩集小傳》）。屠長卿（隆）能新聲，頗以自炫，每劇場則闌入群優中作技（《野獲編》卷二十五）。李于田（蓑）歸田之後，縱情聲技，放誕不羈，女優登場，至雜伶人中持板按拍（《靜志居詩話》）。方以智吹簫撾鼓，優俳平話之技，無不極其精妙（《讀書錄》）。彭天錫一肚皮書史，而能扮戲（《陶庵夢憶》）。其人大抵俱以文學自見，而踴弛如此。』下文還列出更多的精彩材料，說明這些歷史上的清流名士，風流放誕，雅量過人，以其聰明，寄之餘技等等。龐石帚先生為什麼要寫這條筆記呢？屈守元先生在一九八三年校點《養晴室筆記》單行本（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時，在序中述及：『原川大、華大一批學友，『由於對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不滿情緒，往往寄情於文藝娛樂，票唱川劇即其一端，我和石帚先生門下的幾位朋友即好此道，石帚先生非常支持。有人罵我們「文人無行」，他常引明代士人演戲軼聞』

爲我們張目。這條筆記，便是用這些材料寫成的。今天讀到此條，不免追尋往事，感慨係之。屈先生文中『石帚先生門下的幾位朋友』，指的就是白敦仁、雷履平諸先生。我曾就此條筆記三次叩問白先生當時的情況。白先生三次給我談此事，開頭總是提高聲調，喜悅而激動地說：『龐先生這條筆記，就是專門爲我寫的！』原來早在一九四五年，白先生就結識了『娛閑社』的名票友張志清，並由張介紹與川劇名演員賈培之會晤。白先生約集當時成都教育界愛好川劇的同仁，組成一個票社，名爲『吹萬大集』，不僅坐唱（清唱），而且粉墨登場，經常演出。當時川劇著名旦角筱桐鳳（即陽友鶴先生）亦時來客串。敦仁先生是其中最活躍的骨幹。白先生不只是川劇名票友，亦喜歡唱京劇，且功力頗深。這種建築在深厚傳統文化基礎上的藝術實踐和藝術修養，使他對中國語言文字的音調、節奏、韻律、神采，有其獨到的體味和把握，所以他教書時吟誦詩文成爲學生最喜愛的課堂一絕。前些年杜甫草堂博物館舉辦的人日活動中，他的杜詩吟誦成爲別具一格的『保留節目』。那激越清亢、抑揚婉轉的吟誦，確實通過語言的聲音格律傳達出了杜詩那『沉鬱頓挫』的神理氣味。

一一、寢饋杜集 深契詩心

白先生的學術成就是舉世公認的，我在和他多年的接觸中，老是感覺到他的爲人、他的詩風、他的學術研究，處處都流露出杜甫思想、杜甫人格、杜甫詩歌的深厚影響。

他身處成都，自少年時代起就常拜謁杜甫草堂。這當然不只是游賞風光，而是在潛移默化中對杜甫精

神的認同。由草堂聖地所體現的詩聖的人格感召力、精神滋養力是隨着人的年歲增長而體會越來越深的。一九五九年他遠在華沙時寫了一首《垂楊》：

紫李朱櫻節序催，三年不見草堂梅。

垂楊本是天涯樹，却爲鄉心一舉杯。

可見他的潛意識中，有個草堂情結。他的《水明樓詩詞集》中題詠草堂者不少，如作於一九七六年之《九日草堂同屈雷鍾徐》中云：『江河終萬古，不廢浣花吟。』同年所作《高陽臺·一九七六年秋暮與履平、守元、樹梁、夢喬花潭小集》中說：『千秋杜甫謳吟地，有百花、潭水粼粼。』一九九一年所作《鞏義訪少陵遺迹》云：『瑤灣春滿花繞笑，筆架山迎客有情。寥落千秋一土室，遺篇仍是鬼神驚。』一九九六年所作《丙子人日，草堂即興，兼酬虛白去歲人日見懷之作》中云：『萬古江河不廢流，春風蹀躞浣溪頭。……少陵定是稷契侶，茅屋仍懷廣廈憂。』這類詩還有《劍門》、《平江杜墓》等，通過直接吟詠草堂和杜甫遺迹，表達出對杜甫的崇敬評價。

白先生還有不少詩，在意與詞兩方面都深受少陵影響，繼承了詩史精神。如作於抗日戰爭前期（一九三七—一九四二）之《鼓樓前集》中有《雜詩十首》，其中『疲馬戀雄關』、『土牛朝送寒』、『四座且勿喧』、『夷臭播山河』諸章及一九四三年所作之《癸未成都花市》等，使人一讀就要想起杜詩。且看：

碧眼黃髯鬢，專車到來久。出市復入市，胡歌勸漢酒。春街晝盤馬，婦女頗驚走。伎樂恣所休，思逾葡萄厚。沉聞近縣役，籍錄到鷄狗。拔禾出廣場，鞭骨開旅培。寇來真何憂，所倚蒼天佑。一時聊

用權，三戶況堪狙。君看蝮蛇痛，寧計蟄餘手。

詩中『恩逾葡萄厚』之『葡萄』，乃用杜詩《洗兵馬》中『京師皆騎汗血馬，回紇餒肉葡萄宮』之典。全詩所寫，亦正是杜詩中《留花門》式的感慨。凡是抗日戰爭中在成都住過的人，都深諳其中情事。先生此篇所寫，純乎詩史。『恩逾葡萄厚』五字，精湛混茫，憂深思廣，杜意杜法，俱見於此。

再如，一九四三年所寫《青城小集》中之《玉壘關》：

形勝古來地，三城此一郵。陰雲低灌口，急雪黯松州。萬國今何日，匹夫尚有仇。六年聽戰鼓，浩盪得無憂。

神情、意態、用筆、語詞、色澤、風貌，皆深得杜詩之沾溉，讀來仿佛感受到一股杜甫精神流動於其中。

由於平生寢饋杜詩，所以白先生詩詞中用杜語特多。如前引詩中『況聞近縣役，籍錄到鷄狗』二句，即用杜詩《述懷》中『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鷄狗』之語勢與字面。『陰雲低灌口，急雪黯松州』，即用《西山三首》中『烟塵侵火井，雨雪閉松州』之語勢。又如《霜花腴·一九七七年九日，再集花潭，次守元韻》下片起句『詩酒尚堪驅使，傍清霜淵渚，墮葉琅玕』直接用杜甫《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其二『詩酒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中之成句入詞，妥帖中顯露倔強神采。像這樣直接間接化用杜意之處，可謂俯拾即是，不勝枚舉，其對杜詩的精熟融會，於此可見一斑。

由於寢饋杜集，深契詩心，所以白先生研究杜甫的學術文章，自成特色。內容豐富，觸手成春，求實求真而精能細緻。雖從個別篇章切入，而深抓本質，站得高，看得遠，挖得深。從最外表形迹，深入到內層核心，

復由內層核心貫穿外層形迹，其所論總是豐富、踏實、準確、精細，如釘釘木，使人心服口服。

在《評所謂『抑屈揚宋』——讀杜札記之一》中，白先生首先糾正了郭沫若先生對《上水遣懷》的誤讀。郭氏從詩中抽出四句：『中間屈賈輩，讒毀竟自取。鬱沒二悲魂，蕭條今在否？』作為杜甫『抑屈』鐵證。白先生引證全詩後解析說，此詩抒寫的是詩人晚年理想破滅的巨大悲痛，是對黑暗現實的深沉悲憤。全詩主旨可用『窮途挫曩懷』、『吞聲混瑕垢』二語來概括。開頭『我衰太平時，身病戎馬後』十字，可謂千回百轉，沉痛入骨，把個人身世、時代悲劇深刻沉重地表現出來。這就是『窮途』的具體內容。一個『挫』字抒寫了無限的悲憤。杜甫在此觸景生情，從廣闊的歷史視野來反觀自己一生的生活和遭遇，抒寫內心的寂寞和痛苦。所謂『聖者骨已朽』，和《史記·伯夷列傳》所載《采薇歌》中『神農虞夏忽焉兮，我安適歸矣』是同一意思，而這也正是詩人哀嘆的『曩懷』——即所追求的堯舜以上淳樸風俗之永不可得。自是以後，亂亡相繼，直道不容，屈、賈所以殞身，完全是時代造成的。說『竟自取』，和《楚辭·漁父》所謂『自令見放』、《史記·屈原列傳》所謂『自令如此』語意相同，表面看來是責怪，其實質乃是傷之，痛之——傷其不逢唐虞之世，痛其不可能『吞聲混瑕垢』也。稱之為『悲魂』，表現了沉沉的哀悼，無限的同情，決不是什麼『冷淡嚴格的态度有點驚人』，更不是說『屈原和賈誼的遭到詆毀是活該，是咎由自取』。這裏字裏行間處處都有詩人自己的投影。與其說是『譴責』，毋寧說是對歷史、對現實的強烈抗爭。『混瑕垢』而曰『吞聲』，表現了窮途末路、無限淒楚的心情。詩人痛苦地揭示了自己感情深處的這一矛盾，也正曲折地反映了詩人對屈原九死不悔、百折不回精神的由衷讚揚——根本就不什麼『抑屈』。文章第二點談到《詠懷古迹》之二，郭氏以

杜甫稱宋玉『亦吾師』爲『揚宋』的主要論據。白先生於此，先引蔣紹孟語，復引魯迅《摩羅詩力說》中論屈原語，然後指出杜甫正是從自己的生活經歷中深切地感受到宋玉當年感受過的那種『蕭條』，因而也最能懂得宋玉的『搖落』之感所具有的深刻悲痛。身處異代，時隔千年，而在感情上發生強烈共鳴。又身在夔峽，生活在宋玉當年生活過之地，這感受也就特別親切。杜甫深知『雲雨荒臺』之作，決非無聊『夢思』，而是對楚王的譏諫，意在拯救楚國的危亡，然而楚國終於亡了，連楚宮也完全『泯滅』了。宋玉作品雖傳下來，可是索解人不得！人們對於它，也同樣是『皆着意外形，不涉內質』，這和屈原的『孤偉自死，社會依然』，不是同樣可悲麼？杜甫《南征》詩說：『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詠懷古迹》借宋玉爲題目，實際上表達的正是這種寂寞悲憤心情，絕不是在這裏有意要『揚宋』，當然更談不上什麼『抑屈』了。全文圍繞杜甫沒有『抑屈楊宋』，從多方面論證，糾正了郭沫若先生不符實際的種種說法。

《從『石角皆北向』談起》是白先生研究杜詩播譽人口的名文。文章開頭就說：『如果說劍門是通向兩川的門戶，則《劍門》一詩，是打開杜甫兩川詩心靈奧秘的一把鑰匙。』接着提出此詩中歷來注家糾纏不清的三個句子的含義來討論。第一句『石角皆北向』。諸家所注，或言『如拜伏狀』、『趨中原之勢』、『面內之義』、『朝上國而不背之』、『自應內屬』等等，都把『石角皆北向』解作對中央王朝的擁戴，看成是一種向心力。然而事情恰好相反，詩人這裏寫的恰恰不是什麼向心力，而是一種使他深感不安的離心傾向。只有浦起龍說對了，《心解》云：『搶西南，見曲爲彼護；石北向，見顯爲我敵。均以地險易動立論。』這是詩人在特定情勢下所特有的感覺。白先生還指出，後來《秋盡》詩中『劍門猶阻北人來』，『阻北人來』正是